

我和龍雲比武記

楊 森

摩拳擦掌着實技癢

黃毓成的一位副官，名字叫做周若恆，他的國術很有根基，騎射都有一手，和他玩在一起的，又有唐繼堯的一名衛士龍雲。

龍雲身材矮小，機警過人，他習南派拳，也是騎馬狩獵的一名好角色，當年他們都只有二十二三歲，正是年輕力壯，貪玩好耍的時期。

周若恆曉得我武功也熟，十多歲就考過文武秀才，一向對我執禮甚恭，龍雲慕我的名，婉請周若恆陪他前來見我請教。

練過武功的人，越是精深，越加虛懷若谷，謙遜多讓，決不輕易出手，特別是我們楊家，祖上就曾嚴格規定，設非必要，不可炫奇逞能，以免無意傷人。

但是爲了自己練習，有時我會起個絕早，走幾趟拳腳，唯恐日久荒疎，周若恆見我練拳，他是行家，一眼就看出我的功夫，可能是他在龍雲跟前說得太過火了，龍雲年少氣盛，一心想要找我比試試，因此那天他們一到，我立刻就看出了他們的來意。

見面談了一陣，說些彼此仰慕的話，龍雲就迫不及待的，邀我到司令部外大院子裏走走，照說我應該藉詞

推辭，裝個傻也就算了。可是當時我看到院子裏已經圍起了很多本部官兵，分明這個場面是已經安排好的。

這時我轉念一想，我以客卿身份在滇軍中位居要津，雖說大家對我很好，然而我仍不知我究竟能否服衆，武功和治軍並無關係，但如我表演得成功，大可增進官兵們對我的敬重，於我工作方面有很大的幫助。

還有一層，龍雲極力的邀請，周若恆也在一邊撻促，我若不去，等在外面的官兵一定以爲我怯場，勝負無所謂，胆怯是會被我部下看輕的。

於是我跟他們到了院子裏。

明明是打擂台般的比試，但是我和龍雲，全都裝作若無其事，從這一點，也可以看出他的功力不弱，我們兩個走到院子中間，四週圍看的官兵聚精會神，等着好戲上場，我們却視若無睹，一面歡聲的談天，一面暗暗的準備。

院子中間擺了兩張長板凳，幾塊木板，還有一堆紅磚頭，這些佈置，似有意，若無意，我回過頭去，望著周若恆微微的笑。

龍雲看到那些，眼睛一亮，摩拳擦掌，做出技癢的模樣，笑着對我說：

『好久沒有練過劈掌了。』

我心裏想，一切都佈置好了，說比比吧，不必做那種三家村拳師的酸模樣，於是我指那些道具，我先笑着跟他說：

『這裏不是有現成的傢伙嗎？』

他聽我這麼說，喜上眉梢，興沖沖的，自己去搬了六塊磚頭，整整齊齊的摆在板凳中間，我看了，心中不

覺納悶，一掌劈開六塊磚，跑江湖賣大力丸的也能做得到。難道龍雲真的只有這點功夫？果若如此，那他又何必來找我比什麼試？

這時，只見龍雲雙手抱拳，向我說了聲：

『獻醜。』

接着他擡起衣袖，揚起右掌，全身暗暗的運氣，將力量漸次運到掌上，於是他猛一跺腳，一聲大喝，手掌向磚頭上面劈去，但聽得劈里啪啦一片響，磚頭四碎，板凳折斷，四週轟然的爆起采聲。

我這才曉得，龍雲不但掌功不錯，而且極爲機警，他故意只架六塊磚，一掌下去，却將下面的板凳也劈斷了，他這麼做，可收戲劇性的效果，同時更使我對他的實力，莫測高深。

當時我心中在想，這一來，他逼着我非用真功夫不可了。

肚皮上面連站八人

內功，最重要的部位在腹部，此即道家所謂的『練氣成丹』，丹指丹田，在臍下三寸，恰當腹部中心，照說這是人身上最弱的部份，但是內功精湛的人，可以把它練成極強。

兩隻板凳，其中之一已被龍雲一掌劈斷了，我走到場心，回頭吩咐一名衛士說：

『再去拿張板凳來。』

上千道目光，齊齊注射到我身上。

衛士取來了一條板凳，我將兩條板凳平行放着，相距四五尺，免得費事，我自己抄起一塊木板，仰天而臥

，頭枕一條凳，脚攔一條凳，自頸部以下，到足踵以上，全部懸空。這時候，我把木板橫放在肚皮上面，重心恰在丹田部位，我就這麼躺着，伸手召來那名衛士，附耳交代了他幾句話，他面露訝異不安之色走開。

移時，我看到他遵命而辦，找來一大隊人，個個腰粗膀圓，人高馬大，估計他們的體重，至少都在六七十公斤以上，他們按照那名衛士所傳達的『命令』，兩個人成爲一雙，把我的肚皮當做支點，彷彿我丹田上的木板是驕驍板，他們一雙雙的站上木板的兩端，這一站上來，我凌空的肚皮便加上靠近兩百斤的重量，站上兩個，再來一雙，一直站到八個人，我運足了氣，面不改色，可是那塊三兩寸厚的木板已經搖搖彎彎。——四週沒有采聲，原先蹲着坐着的參觀者，這時候目瞪口呆，瞠目結舌的站起來了。

也不知道過了多久，站在木板上的八名壯漢小心翼翼的成對跳下，彎彎的木板恢復原狀，我一挺肚皮，把它彈在地面，一個鯉魚打挺，我直立在地，氣不喘，臉不紅，我皺起眉頭，嗔怪的責問那名衛兵：

『我不是叫他們儘量往上升嘛，爲什麼只站了八個人，反倒往下跳了。』

『不是的，楊主任，』衛兵結結巴巴的回答：『他們不敢再站上去了，八個人足有六七百斤，他們就怕木板斷了要跌交呀。』

龍雲和周若恆搶步上前，對我敬禮有加，口口聲聲的佩服之至，我淡淡的笑笑，一手挽他們一個，並肩齊步回到辦公室，直到這時候，圍觀的好幾百人才嗡嗡發出聲音，我不會回顧，因爲我知道他們是在紛紛議論，議論這一場他們從未見過的內功表演。

我成功了，自此以後，我獲得全旅發乎內心的尊敬，他們將我『神奇』的內功，當作足資驕傲的談話材料，拿去到處炫耀。因此，我在貴陽，和黔境駐防部隊中大大的出名，誰都曉得有我這個人，有時候，他們簡直

把我視為傳奇人物了，許多荒誕離奇的傳說，也就從這時開始不脛而走。

龍雲和周若恆兩位，對我更是五體投地的敬服，龍雲曾經說過：我在內功方面的功夫，決不是他所能望我項背的，他又說：內功如此，外功自更可觀。從此我們三個人絞了年齒，龍周當時都是二十三歲的青春少年，我呢，我已年屆而立，三十歲了。而他們兩位大概也就因為我算是癡長幾歲，承蒙他們把我當大哥一樣的看待。這兩位老弟和我時相過從，騎馬打獵，較量身手，練習拳技，撚刀弄棍，都有他們陪着，使我在公務繁忙之餘，在精神方面頗為輕鬆。龍周二人在滇軍中，素以武功精深著名，但是他們和我比試，無論那一門都屈居下風。黃毓成知道了又是一喜，問我怎麼樣樣都行，我大笑道：

『我是從小就練的嘛，何況還有祖傳的拳棍。再說，我若比不過他們兩個，我這大哥還做得成嗎？』

後來我由黔入滇，龍雲和周若恆曉得了我蟄居溫泉村，他倆不時的跑來和我作伴，騎馬打獵，無遠弗屆。和龍雲交往久了，他才向我透露身世，原來他是夷人，出生於雲南昭通府的永善縣，和鹽津、大關、西昌等縣毗鄰，正在川康滇三省的邊界，山險水惡，誠所謂蠻荒不毛之域。周若恆和他同鄉，但不同族。

唐繼堯當了雲南都督，他的衛隊編組為『欽飛軍』，欽飛軍是一支很奇特的隊伍，刀槍劍戟和快鎗大砲兼而用之，那裏面很有一些三山五岳的異人，人人身強力壯，精通武藝，龍雲雖則是一名中尉，但他不失為欽飛軍中的佼佼者，頗獲唐繼堯的信任。

野心勃勃不得善終

有一次，一位法國拳師到雲南講武堂參觀，一時技癢，想和中國拳師比試一番，唐繼堯就叫龍雲出來應敵

，當日我也在場，龍雲打南宗拳，跟四川拳法很接近，招式連連，變化無窮。那法國拳師的西洋拳打法是一味猛攻，露出破綻極多，以『內家』而制洋人比我國『外家』都不如的拳法，法國人那裏是龍雲的對手？他用一連串的披手式，閃躲遮騰，便已將洋人打得頭昏眼花，最後他伸手一迎洋人的來攻，洋人一碰到他的手，就疼得哇哇大叫，硬說龍雲手裏暗藏鐵器。龍雲笑笑，把上衣全部脫了，叫他檢查，其實連一個鐵扣子都沒有。於是洋人自甘認輸，不敢再試。

出過這麼一次風頭，龍雲陞遷很快，後來做到伙飛軍的團長，他那一團人驕悍得很，民國十年顧品珍率領滇軍由四川回昆明，到了東川（會澤），唐繼堯想解決他，以免動搖自己的統治地位。雙方交陣，唐部都是後方衛戍隊伍，不曾經過陣仗，竟被顧品珍分別擊潰。當時唯一保持完整的便是龍雲的伙飛團。唐繼堯從昆明出走，僑居香港，龍雲便把伙飛團拉到滇越邊境，伺機反攻。顧品珍以滇軍總司令名義維持秩序，金漢鼎的一師，和朱德那個警察廳長，費盡九牛二虎之力，都消滅不掉龍雲的那一團人。這時唐繼堯在香港運用大量金錢支持龍雲，顧品珍和金漢鼎不和，唐繼堯便命龍雲幫忙金漢鼎，打顧品珍。民國十一年三月廿日龍雲糾合各軍，趕走金漢鼎，迎唐繼堯回滇復任督軍。他升師長，大權已經落入他的掌握，所以民國十五年唐繼堯一死，龍雲就此獨攬雲南的軍政大權。

這也是一位野心勃勃的人物，他曾贈送槍隻給夷人，派他的參謀長去幫助康滇邊境廣袤千里的木里山區土司，由此可知他是時刻在想求發展的。抗戰勝利，中央爲了鞏固西南邊疆，統一全國政令，把他接出來担任軍事參議院院長，又轉任戰略顧問委員會代主任委員，卅七年十二月八日由南京逃赴香港，最後竟規頭投共，在大陸受盡折磨而死。

龐大財產得自鴉片

接任雲南省主席的是李宗黃，他做了不久，又由盧漢繼任，有人說盧漢和龍雲是同母異父兄弟，也有人說是表兄弟。兩說都不盡可靠。不過龍盧二人的關係非常密切，龍雲把滇軍縮編到三個師時，其中一師就由盧漢統領。盧漢很有錢，更會花錢，交納權要，一擲萬金毫無吝色，卅六年冬天，他將主滇政，我曾一再陳說盧漢主滇，就等於給龍雲重新操縱雲南的機會，其結果，盧漢也投共了。

龍雲的財產數字很大，多半是販賣鴉片得來，因為『雲土』是天下聞名的。抗戰後期，我當貴州省政府主席，厲行禁烟，首先就把龍雲運烟土到重慶的路線切斷。龍雲大起恐慌，派人來和我打交道，修談舊日友誼，請我准予假道，他願每月送我十萬現金，或者由我在貴州設關卡，雲土輸渝，許我值十抽一。我聽了只有搖頭拒絕，我說：『假如給重慶知道了怎麼辦？』事實上，我一生最恨抽鴉片烟的人，我在貴州禁烟，一向雷厲風行，不稍寬貸。這些都是後話。